

蓬飛萬里 (二)

筆底煙雲五十年

易恕孜

三戰長沙日軍皆北

日軍第一次進犯長沙，係於二十八年九月，集結岳陽地區十餘萬的兵力，從粵漢路方向，在其海空軍掩護之下，一路由通城南下，向麥市、長壽進犯；一路由正面強渡新牆河，向平江、新市之線進攻；一路在洞庭湖東岸的鹿角市、營田附近登陸，全面展開激烈戰鬥，企圖殲滅我第九戰區的主力於贛湘邊境，從而進佔長沙，打開軍事僵局。是時薛岳指揮的國軍，正逐漸由正面撤退，分置重兵於兩翼，誘敵盲目突進，待其先頭部隊，進至長沙北面永安市、上杉市、橋頭驛一帶，始行反攻，猛烈圍擊；當地的民衆，亦乘勢而起，迫使日軍抵抗不住，死傷在四萬以上，殘部家突狼奔，望風披靡。

日軍第二次進犯長沙，係於三十年九月，挾其陸海空軍之聯合部隊十二萬餘人，一部向大雪山游擊根據地進犯，掩護其主力集中；又以兩棲部隊向洞庭湖以西地區活動，掩護其右翼安全；再以主力南犯，迅速竄至長沙附近，並有部份便衣隊鑽隙竄入長沙市內，配合傘兵降落長沙市郊，實行擾亂，企圖擊破國軍湘北的守勢，進佔長沙，以確保武漢，加強封鎖作戰，摧毀我國繼續

作戰的意志。但未始料及我第三戰區、第五戰區、第六戰區，各以全力攻擊當面的敵軍，牽制其兵力轉用，增大其部隊消耗，第九戰區則以主力用於新牆河以南亘長沙一帶，藉有利的地形及既設的堅強工事，予敵逐次抵抗後，相機轉移主力於長岳大道以東的山岳地區，誘致敵主力於長沙近郊，陷入大包圍之中，再予打擊。日軍既遭各方面圍攻，勢力疲憊，終於不支，突圍北竄，又告敗北。

日軍第三次進犯長沙，係於三十一年一月前發動攻勢，以十二萬之衆，分八路強渡新牆河後，開始向長沙復鄂陣地猛攻，以策應香港作戰，牽制國軍轉移兵力增援廣州，企圖正面突破，以最大速度，擊破國軍，進佔長沙。詎被薛岳所部再度圍攻，遭受重大損耗，又食慘敗惡果。

這三次長沙大會戰，國軍屢戰屢勝，我統帥部在戰略上運籌得宜，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指揮若定，當推首功；惟我湖南地方民衆，展開游擊作戰，並行敵前敵後大破壞，實亦致勝的最大因素。

湘人尚義從軍殺敵

湖南人生就一副熱烈剛毅的個性，所謂「打

脫牙齒和血吞」，祇顧義之所在，不惜一切犧牲，就是一般所說的「騾子精神」，「辣椒民族」。數近世以還，每當國家危難之秋，無不慷慨赴義，所以全省各地，大部份的人家，多有子弟在營當兵喫糧。這種風尚，尤以清時洪楊之亂，曾國藩組訓湘軍的影響，最爲普遍。

東湖王定安曾說湖南自廣西洪秀全作亂，國內各地騷動，其時新寧江忠源舉義旗出師，繼有王鑫、羅澤南，以及在學之士，起而效從；隨後又有李續賓、胡林翼、左宗棠、劉長佑、蔣益豐、曾國荃、彭玉麟、楊岳斌、劉錦棠輩，四出征戰，遍及十八行省，其時因戰功擢膺方面的有總督劉岳昭、劉坤一、楊昌濬，巡撫李續宜、劉典、劉蓉、唐訓方、陳士杰，提鎮權巡撫的有田興恕、江忠義，更有勞崇光、郭嵩燾、譚鍾麟、黎培敬諸先賢，皆起家翰林，涉歷兵事；還有專主軍事的監司，以勳功顯著於當時的，不可勝數，從而克復金陵，生擒李秀成。嗣粵匪捻回相繼收平，餘威遠播，殊俗懾服，北止晉冀邊胡，南迄台澎蠻越，西至寧夏、新疆、西南達陝甘葱嶺，武功的隆盛，今古所未見。凡此實由湘鄉曾文正公總其成。原以湘軍創建之初，由二三讀書人被服論道，以忠誠爲天下倡，生徒子弟，日觀月摩

，漸而化之，於是畊氓市井，皆知重廉恥，急軍事，以畏難苟安爲羞，克敵戰死爲榮，並不是有所勉強而爲之的，是以賢人君子倡率於上，風氣之所趨，不責而赴。

曾國荃也曾述說湘軍編成的經過，是因為廣西有匪亂，湖南首當其衝，湖南人於是率領自家的子弟，在湖廣的地方，進行戰鬥，完全是爲了保衛鄉土的戰爭。稍後匪禍蔓延，戰事擴及湖北、江西，才漸及支援作戰，遠及鄰省，直到清廷指令東南各省實施團練，他的長兄曾國藩這才出來。當時他正在家鄉故居丁母憂，奉欽差湖南團練大臣兵部侍郎銜，到長沙辦團練，可說是墨經治軍。一時追隨他的，都是湘中在學之士，亦有農商工人，輟業來從，號稱湘軍；湘軍之名就是



抗日名將指揮國軍擊敗日寇造成長沙大捷的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將軍。

這樣起來的。曾國荃還說，在這個時候，湖南正處於兵馬環生，鄉里騷動，強盜窺伺於外，奸民煽動於內，鄉人莫不倉皇失措，而無地可以安身，所以就相率學習技擊之法，都是爲了保身和保家，期免匪禍就是了。

王定安又說，湘軍初起的時候，柔儒村農，亦頗有以遠征視爲畏途的，及接江西，士卒又無顧生死而敢於陷陣，連復失地，曾國藩樂聞捷報，更以忠義激勵將士。而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劉騰鴻、蕭啓江、塔齊布諸人，又皆嚴守紀律，崇重廉恥，於是隴畝平民，人人樂於從軍，聞招募則爭出效命，無復綠營征調離別可憐之色。至後湘軍戰功遍天下，從戎的日益衆多，或募千人則有萬人應，募萬人則有數萬人應，勢不能盡收，甚至丐書干請而後得入，尋有隨營待補，客死他鄉的，不可勝數，而湘人迄無怨心，可以說是勇知方。

地方民衆協同作戰

日軍自陷武漢以後，厥爲再奪長衡，打通粵漢。故鞏衛湘北，實在關係抗戰全局，湖南民衆，爲保鄉衛國，紛紛崛起，組織游擊隊伍，主其事的，或爲夙有名望的在鄉軍人，或爲富家紳士，或爲現職縣鄉鎮長，登高一呼，湘中子弟，風起雲湧，翕然來從，不下於前清間曾國藩編練湘軍的盛況。舉凡臨湘游擊司令王剪波（曾任國大代表，在台逝世。）諸人，莫不統率萬軍，與敵週旋。尤於長沙三次會戰之中，發揮力量，彌補

正規軍的間隙，突擊敵軍的側背，擾亂敵軍的後方，吸引敵軍的主力，燒燬敵軍的軍械，截獲敵軍的物資，使敵首尾不能相顧，左右不能相救，國軍得以整調部伍，養蓄鋒銳，適時予以重創。湖南地方民衆，又配合戰事的進展，發動敵前敵後大破壞，將戰區內的公路、鐵路、驛路，或夷爲水田，或壘成山嶼，或斷溝如深壑，或絕地如懸壁。不論工程如何浩大，皆成羣結隊以赴，其胼手胝足，沐雨櫛風，踐霜履水，不畏寒暑，不憚飢餓，迫使日軍砲兵及機械化部隊，喪失效用，戰場漸至孤立，戰場外之部隊，無法增援；戰場內之部隊，無法脫離，被逼以局部兵力，與我軍決戰，至於衰竭，所以再三敗北。

嶽麓山下讀書勝地

長沙三次會戰，我都不在長沙和湘潭，因爲我並未由於受過湖南地方行政幹部的訓練，擔任地方工作，原已執着既定的打算，再有家人的督促，已先於二十八年春初，逕往湘西復學。

湖南大學，在三十七年四月間，曾被日機轟炸，圖書館大部份遭受夷燬，幸早有遷校的準備，所有圖書已經裝箱他運，所以損失不大。在此之後，學校便已陸續遷移辰縣。

溯自北宋開寶中，始建嶽麓書院，與白鹿、應天、石鼓齊名，理學家朱熹，曾來講學。清光緒二十九年，改爲湖南高等學堂；民國元年，易名高等師範學校；民國六年，經湖南省長趙恆惕合併當時的工、商、法三專門學堂爲湖南大學，分設文法理工學院。校舍原在嶽麓山下，園林雅

靜，是一處讀書的勝地。

嶽麓山在長沙的對岸，湘江的西畔，是南嶽衡山的山脚。從長沙往遊，自南門外橫渡，可直達山下，亦可自大西門把渡，但須橫過湘江中一片陸地——水陸洲，水漲洲平之際，東望閩闈萬家，西眺峯嵐千障，水光山色，景象悠然。嶽麓山的山勢不高，渡過湘江後，由自阜亭起步，登臨山嶺，約三里許。在山徑間有座幽靜的愛晚亭，春天的杜鵑，秋天的楓葉，紅透半山，這裏不僅是遊人駐足賞心悅目之處，更是青年學子談笑休憩之地。再循山徑攀高，直達雲麓宮，宮前懸着「西南爽氣來衡嶽，日夜江聲下洞庭。」的聯句，寫盡其間形勝。我湖南諸革命先烈墓，亦葬於是，誠然名山忠骨，相得益彰，千秋不朽。

剿匪戰死張將軍先

中共擴大叛亂，大陸沉淪，億萬同胞陷入水深火熱之中，特別使我對張輝瓚將軍的忠烈事跡，興起無限的崇敬和懷念。

張輝瓚係壯烈犧牲於江西國軍第一次圍剿的龍岡之役，為剿匪戰死的高級將領，蒙總統蔣公追贈上將，公葬嶽麓山的第一人。原於民國十九年，共匪犯擾岳陽失敗以後，主力相率竄據贛南，我中央政府決定集中兵力進剿，以期澈底根絕匪患。惟贛南地區雖屬鄱陽盆地之一部，由於贛東有武夷山，贛南有九連山、大庾嶺，贛西有萬洋山、武功山，縱橫交織其間，叢山峻嶺，物產貧乏，瘴氣時生，形成大軍作戰之障礙。南城縣城瀕汝水上游西岸，扼東西交通樞紐，昔為閩贛

交通孔道，形勢向極重要。吉安瀕贛江左岸，為贛省中部較大城市，扼水陸交通咽喉。贛縣當章貢二水會流點，南控大庾，東阻武夷，為贛閩門戶。南豐、廣昌、寧都、興國、泰和、吉安、永豐間作戰地區，位於汝琴二水及贛江間，山嶺綿密，道路崎嶇，部隊運動困難。其中東關寨、九嶺、雲靈山、章福山，為贛埠、黃陂以東及其以北屏障。沙山嶺、九嶺、觀音嶺為通龍岡要隘。龍岡四週，因有都羅寨、磨盤形、木腦六高地，與十里岡、亭子嶺、鷄公嶺，形成凹地，最不利於作戰。加以共匪盤據贛南後，積極進行赤化，一般民衆，受其匪麻醉甚深，如遇國軍進剿，共匪即將當地民衆裹脅一空，所留老弱仍受共匪地下組織的控制與監視，使其不敢與國軍交談合作，且隨時隨地暗為匪助，影響國軍進剿。張輝瓚於民國十九年十二月，指揮國軍第十八師，進剿龍岡附近地區之匪，自二十九日進入山區搜索，歷時許久，僅獲匪諜一人，供稱龍岡以東及其南北山均有散伙匪軍。張輝瓚當即飭屬嚴加戒備，并令於三十日拂曉向五門嶺搜索前進，準備向蕭埠、黃陂之匪攻擊。此時國軍對匪業已形成包圍，各部隊均按計劃前進，逐漸縮小包圍圈。惟其進入所謂的「蘇區」，各地散匪雖已肅清，但各地遍佈匪諜，刺探國軍軍情，故進剿行動均為匪所偵悉。當張輝瓚師行動之際，匪軍主力即自黃陂、小佈星夜向西轉移，隱匿於龍岡附近山中，待機襲擊。當時匪軍利用匪區之嚴密組織，封鎖消息，密匿行動，而張輝瓚部對匪之行動則甚少明瞭，是以開始東進，先頭部隊於抵達

表湖以東山地，即與匪發生接觸，繼續展開攻擊，初時尚稱順利，士氣極為振奮，詎匪軍逐漸增加，戰鬥異常猛烈，匪同時以三個軍的兵力，分由龍岡東北西山地三面襲擊，張輝瓚雖祇兩旅，但在砲兵支援之下，更番猛攻，斃匪千餘，俘匪四十餘，經更番審訊，始悉匪酋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輩，均在陣地指揮，張輝瓚當即號令所屬官兵，活捉朱毛，戰況愈形激烈。匪復一再增援，層層圍陷張輝瓚部，延至午後，又因天候突變，風雨驟至，展望困難，匪再反復猛撲，使張輝瓚所屬之副旅長洪漢傑、團長朱先志相繼陣亡。張輝瓚就親率直屬部隊，與匪肉搏血戰，並指揮所屬突圍，終因彈盡援絕，且處於叢山峻嶺之中，無力固守陣地，目睹官兵傷亡殆盡，曾屢圖自戕以死報國，均為衛士所阻，嗣拔衛士槍自殺，亦被抱持而未果。旋於激戰中與代參謀長周緯黃、旅長王捷俊、團長李月峯，同時被匪所俘。匪曾予以百般凌辱，亦不屈服。再以竹籤刺其喉舌，仍然罵匪不輟，終於慘死非刑。匪復斷其頭顱，取當地張氏祠堂木匾，以鐵釘釘置於上，順贛江漂流，浮至吉水，始為民衆撈獲。各方聞訊，無不矜其忠烈，迄歸葬嶽麓山，遍見野哭路祭，草木同悲！

曩傳張輝瓚相信長沙某星士能斷人榮枯生死，曾喬裝拉黃包車的車伕，至其寄寓的旅館，央為論命。星士竟能辨識喬裝，謂非倫類，實居萬人之上，但請恕其直言，說他大奴在邇，不出一月之內，必慘死冰天雪地之中。此後張輝瓚自長沙赴江西，果不及三十天，遂遇橫禍，正是天寒

地凍的十二月三十日。

湘資沅澧源遠流長

從我家到辰谿，要三渡湘、資、沅水。湖南的四大河流注入洞庭，以湘水和沅水的源支最多，水量最豐，面積最廣，流域最長。湘水發源於廣西的瀘水，向東北流入湖南，歷東安、零陵、祁陽、衡陽、衡山、湘潭、長沙、湘陰，全長一千餘里，沿江有蘆水、春陵水、耒水、蒸水、沱水、澧水、涓水、澧水、斬水、澗水、瀘水、汨水匯入。沅水發源於貴州的都勻，向東流入湖南，歷黔陽、辰谿、瀘溪、沅陵、桃源、常德，全長亦有千餘里，沿江有渠水、漁水、巫水、澗水、辰水、洞水、酉水、延水匯入。資水發源於湖南的武岡，歷邵陽、新化、益陽，沿江有夫夷水、渝水、滄水匯入，全長不過數百里。澧水分南北兩源，發起於湖南的永順和龍山，歷桑植、大庸、慈利、石門、澧縣，沿江僅有澧、澧兩水匯入，是四水中源支最少，流域最短的。我湖南絕大部份的縣、市，都已納入這四大水系之中，所以湖南到處都有山有水，堪稱山水勝境，魚米豐鄉。

我家住在湘江的西岸，這裏盛產魚苗，應說是一種奇蹟，足以爲外人道。湘江全長千餘里，祇有我家附近自寺門前以迄王十萬這一段，沿岸不過二十里，得天獨厚，每年農曆穀雨以後，端陽以前，當湘江上游一帶的雨水滾滾直下之際，這個地方的漁家便紛紛在江邊架起簣來，一層層相互連接，廣被半江，大夥兒通宵達旦，輪班操

作，每隔兩三分鐘攀起一次，向簣底舀起即將流逝的一瓢水，倒置預備的木桶裏，當時並不會看出有什麼異樣，但祇須過一兩天，便見木桶裏的水浮現密密麻麻針尖般的黑影。這時期便有遠從四川、貴州、廣東、廣西、江西、湖北各地前來我鄉的魚苗販子，收購魚種。主顧之間，也無法稱斤論兩，更不能數一數二，祇能按瓢計算，買一瓢水，算多少錢。但他們都有其特殊的鑑定力，可以分辨得出那些是白鱧，那些是大頭鱧，那些又是草魚、青魚，不會有任何差錯。凡來我鄉販買魚苗的，都自備一種特製的竹簣，將買得的魚苗挑在肩上，一直要幌來幌去，使竹簣裏的水不斷波動，這樣魚苗才不致窒息死去，所以買魚苗的必須兩人共一挑，以便長途跋涉，相互交換歇息。魚苗裏還潛藏着一種「橫魚」，就像社會裏的壞份子一樣，牠較一般魚苗粗長，從小就在水裏興風作浪，追逐同類，吸食充饑。魚苗販子若是不提高警覺，及早識別出來，將其處死，待至十幾二十天，一簣子的魚苗將會被牠吃得一乾二淨。

據說這種魚苗的母魚，是在湘江上游零陵、祁陽一帶產下魚卵，順水飄流四百餘里，到了我鄉，因得地勢之利，始被撈獲。我所說的地利，原是同一支湘江，准西岸盛產，獨東岸絕無，這一段湘江，東岸是衡山縣境，西岸則屬湘潭。這裏所有撈魚苗的漁家，也不因其鑿簣的位置在前在後，便有多少的分別，祇管定時攀放，設置在後面的撈獲量，有時比設置於前面的還多。我生不才，對於家鄉湘江裏出現的這種奇蹟，多少年

來，還不曾悟透一個正確的答案，少時在家，漁家們總以爲我是個讀書人，應知天下事，輒來相問，我亦惟有說是「得天獨厚」而已。

桃花江邊芳踪何處

我往辰谿，先到益陽，益陽是接近洞庭湖邊的大口岸，少時聽說這裏的女人很美，和我們湘潭的木屐齊名，有「湘潭木屐長沙傘，益陽女子不用揀」之說。也許是各人的眼光不盡相同，以我來說，確曾在益陽的街頭巷尾，東張西望，虛擲一陣時光，却不會見過什麼美人來的。不禁要問芳踪何處有？「桃花江是美人窩！」桃花江是資江邊的一個小市集，離益陽約三十里，我想作進一步的印證同鄉才人黎錦暉所作的歌詞，便又訪問了一遍桃花江，這裏確曾給我留下一些清新的好印象，果然是未虛此行。

桃花江畔一般人家的少婦小姐們，雖然人日常勤於家庭炊洗的操作，却是個個顯出一種純真樸實的儀態，正所謂天生麗質，纖手像芽芽一樣的柔嫩，膚色像凝脂一樣的豐腴，項領像螭蟬一樣的潔白，牙齒像瓠犀一樣的整齊，頭額像螭蟬一樣的方正，眉毛像蛾鬚一樣的細彎，輕盈的笑貌，顧盼的神情，都令人別有一番俊秀的讚美。比起時下流行的所謂明星美人也者，碧眼紅眉，隆鼻闊嘴，袒胸露背，搖股扭腰，完全人工琢磨出來的，就分外顯得俚俗了。

相傳黎錦暉少年時代，曾隨他的尊人松庵先生生在桃花江畔住過一段日子，對於當地的風情，都有深刻的印象，所以他作的「桃花江」這首歌

詞，並不是胡亂吹捧的。他在民國二十餘年間，同時譜作的「毛毛雨、葡萄仙子、特別快車」一類的輕鬆歌曲，都由他領導的「明月歌舞團」到處演唱，風靡一時，尤其是「桃花江」這一首，特別流行。憶起當年從各大城市以至鄉村小鎮，無論是留聲機播放的，小妮兒口裏唱的，小夥子嘴邊哼的，幾幾乎人同此聲，聲同此調，一遍「桃花江是美人窩」之音，和早幾年台北街頭巷尾洋溢著「遠山含笑」的黃梅調不相上下。

黎錦暉和我是湘潭小同鄉，他的尊人松庵先生和我祖父素有交往，又是我嶽丈白石老人的詩友、印友。我少時很羨慕他們兄弟八人，分別在英美法各國留學，攻讀博士學位，祇是一直不曾相識。民國三十四年多，始得白石老人的介紹，與久聞其名的國語音樂家黎錦熙、工程學家黎錦炯兄弟，還有錦熙的長公子哲閑相晤，白石老人還說我們都已「相交三代」。大陸淪陷以後，聽說黎錦暉還被共匪驅使在上海排演什麼「現代劇」，屈指替他算算，已經七十好幾歲了。「老來猶作獼猴臉」，殊為可憐！前些時候在台北，似曾知道早以「鳳陽花鼓」馳名國際藝術界的名作家黎錦揚也回國來過，但因同在異鄉作客，彼此仍然緣慳一面。

沅江之排龐然大物

我在桃花江勾留一日，折返益陽，越常德入桃源，漸入湘西之境，公路車溯沅江西上，忽遠忽近，眺望江心浮起片片的木排，比起在湘江見到的，大約幾倍。湘江的木排，多出產祁陽上游

，也有自沅水出口的，都因河床不廣，難放木排，不似沅江上游，貴州的東部，以及洪江、淑浦、辰谿、瀘溪、沅陵之地，都盛產杉木，經砍伐後紮成小排，一自貴州黃平、秉施、鎮遠、玉屏向東流，過湖南晃縣，經芷江匯入洪江；一自貴州都勻、平越、劍河、錦屏、天柱自東流，過湖南黔陽，經清水江匯入洪江；一自貴州黎平向東流，過湖南靖縣、會同，經清水江匯入洪江；一自湖南城步，過綏寧，匯入洪江，所以洪江是木排的總匯。做木料生意的商人，在洪江收購許多小排，拼紮成大排，趁着沅江的水勢，直下洞庭，流入長江，至漢口、南京、上海各口岸銷售。杉木的用途很廣，是建造房屋、船舶、棺槨上等之材，耐久不朽，不生蟲蛀，但年輪粗糙，不宜製作一般傢俱。

沅江中的木排，一般長有百餘尺，寬及五丈餘，一根根一層層，合縱連橫，完全由竹篾製成的纜繩網紮一起，維繫整體的力量。這般大木排，通常入水四、五尺深，浮出水面兩尺多高，排上的工作人員多至二、三十人，起居飲食的設備，一應俱全，甚至養豬、餵雞、種菜，都無不可，儼然水上浮洲。祇是放排不能碰上險灘，倘有不測，則纜斷木散，不但木材流失，排上的工人還難免有生命的危險。

從沅江上游，將一只龐大的杉木排開放下江，相當放排的工人統稱「排客」，每只杉木排上的「排客」，有個領頭的人物，謂之「排頭」，「排頭」負責指引放排的水路，是最著權威的。江湖中對於「排頭」還有許許多多神奇的傳說，

如說他們武功高強，能行波踏浪，飛巖走壁；法術無邊，能呼風喚雨，投石斷流。同車的一位沅陵乘客，敘說曾經目擊兩個「排頭」在沅江青浪灘爭先放排的經過，出神入化。青浪灘在沅陵之下，長四十餘里，其間礁石浮隱，類豎錐戟，溝壑縱橫，如佈陷阱，木排所經，非細認湍流，巧迴曲避，鮮不為其毀折，故放排到此，祇能容一排放浪而下，絕戒爭先恐後。詎有胡、孟兩排頭，同時各放大木排，互顯能耐，必欲齊下青浪灘，孟排頭原稍落後，忽自排前躍起，飛騰巖岸，摘一葉擲入江心，頓時化為巨鱗，揚鬚奮迅，逐浪翻波，竟能牽引胡的木排，尾隨其後，縱橫追逐，略無稍停，俄而孟排頭所馭木排，相去已遠。胡固非等閒之輩，豈甘為他人戲弄，倏然一聲長嘯，躍起江心，飄落岸邊，扶地而坐，所放之木排，隨亦穩在洪流之中，方閉目怡神有頃，忽自腰間取旱煙管向空中格之，聞十餘里外，轟然一聲，而孟之木排已竹纜寸斷，杉木根根分錯，隨波逐流而逝。客自言與胡素相識，彼平日言行無不謹，且從未以術炫人，惟喜與朋輩具酒食，每出必隨身繫酒葫蘆，觀其細口便腹，計儲酒不過數杯而已，但能視人酒量而連斟不盡，亦能視同輩所好，傾享各地佳釀。

我少時讀書，頗好涉獵傳奇俠傳之作，但嫌其取自湖湘間里巷市井所傳荒誕不經之說，從而附會誇張之，新奇怪異，惶駭物聽，不足為徵。惟信客述排頭鬥法之事，大抵非虛虛構，蓋所謂有呼風喚雨之功，實以彼輩久事是業，久歷此程，熟識天時地勢，何時風？何時雨？均能測知，

且曾屢驗不爽，固無法術使然。

客又言清浪灘邊，有伏波廟在，凡過往的木排，須由排頭朝着它拜祭一番，并饗以盛饌；適有比翼蔽天的烏鴉，飛來啼叫，排工們遂以祭餘的肉飯，捏成細團，拋向上空餵食，木排方得下，否則必招不測之禍。據史載東漢馬援，以衰邁之年，出征雄溪、樵溪、酉溪、濼溪、辰溪的蠻夷，病死沅水之濱，忠魂義魄，永為後世敬重，何至落入荒江作祟。再說成羣結隊的烏鴉，飛來接食，諒係因久成習，斷與伏波廟無關。是諸傳說，實亦無非放排之輩，藉以故弄玄虛，取惑於人。

趕屍之說實屬子虛

過桃源縣直驅沅陵，已深入湘西之地。同行的旅客，都未曾在桃花源稍作勾留，蓋知桃花源記，本係陶淵明托詞諷世之作。客中亦曾有往遊者說，所謂武陵漁父昔時進入之古洞，亂石橫磊，雖可容人進入，但數步之後，即到後山，雲樹蒼茫，荒山點點，何曾見到桃花源記之風光。誠如王維詩說的：「當時只記入山深，青谿幾度到雲林，春來遍地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沿途我還留意觀察，到底有沒有像傳說那般的「趕屍」之事。

少時讀過一些小說，看過多次電影，是絃說湘西的巫師作法趕屍，手執一片銅鑼，在被趕的死屍前面引路，邊走邊敲，提醒夜行人注意避開，以及有貓狗的人家也須緊閉門戶。又說巫師一人能將十七八個的死屍，用一條草繩聯串起來，

驅策它們自動行走，死屍都戴着高筒的氈帽，額上帖着幾張黃表紙畫的靈符，垂在臉上。被趕着的死屍，晝伏夜行，凡趕屍必經之路，專有留住屍客的客棧，巫師將趕來的死屍，一個一個送進大門後，貼牆而立，倘因一連幾天氣候不好，不良於行，死屍就一直停留不動，客棧的大門也不能關。尤其不可思議的，無論死屍曠時多久，也不致腐臭。

據說湘西有趕屍之事，是因為地瘠民貧，人們多至外地謀生，客死他鄉時，復因路途險阻，屍體不便搬運，但落葉歸根，一般都重視還鄉安葬，所以興起一種趕屍的法術。惟我此行所經之路，不但未曾遇着巫師驅趕屍羣的跡象，壓根兒也沒看見過專住屍客的客棧。我並曾再四就訪當地的老少，他們也都報以白眼，一無所知。如此一來，所謂的湘西趕屍，顯然的並非實有其事，至少是未為現代的人們所曾見及。

車行到沅陵，已經日近崦嵫，我們一行必須在這裏過夜。這裏是入湘西以來最繁榮的一個城市，為沅江上游各地土產品集散中心，昔時稱為辰州，因此使我憶起一件往事，便是「辰州之符」，能治怪病。那是民國二十四年間，近親馬家的少媳，一日因家務而煩心，引發一場怪病，初起自言自語，口出荒誕不經之詞，頗無倫次，且同時能作三個女聲的對話，病來則突然倒臥不起，口浮白沫，喉舌為之梗塞，不能呼吸，稍間便傾吐煩言，發洩塊鬱，滔滔不絕，並能測知外間人事，應驗不爽。病去則無異平常，操作家事，應對進退，皆無稍變，體貌亦如恆，未見羸弱之形

色。若遇家中偶有不快之事，病即迅至，如或看護不週，即被繩索細紮，及遭爪甲傷殘，甚至夜半更深，門窗扃閉，却獨自僵臥郊野，衣服亦為之褫去，人莫知其何以出戶。如是者料纏年餘，家人惶惑，親友關懷，雖盡周圍百里之巫醫，莫之能愈，又遍求神佛，亦均無效。嗣有異鄉人訪其家，自謂來自辰州，識少媳為山魃所惑，能以「辰州符」治之。親家本已束手無策，亦惟姑妄試之，遂依其指點，具備一切，辰州客擇於深夜設壇於親家之中堂，端立其上，以紅硃濡筆畫符於黃表紙上，旋引香楮焚於預置之瓷爐中，又自腰間取短劍一柄，隨手飛舞，口中唸唸有詞，終至一聲律令，劍鋒插向爐口，突聞噴通三響，自空中跌入爐內，辰州客再以黃表紙畫符封之。親家循其囑咐，在屋前的高山上，地名蓮花峯，築一小廟，將瓷爐安置其中。自此少媳之病，果然喜占勿藥。越二年抗日戰起，陸軍榮譽第一師駐防我鄉，構築防禦工事，將阻日軍南進，擇於親家建廟之地，修重機槍掩體，發手榴彈數枚，盡燬其廟。不料親家少媳之舊病又隨之而至，昏倒於其家，仍作前時語氣，惟說「當今亂世，此地已不能安身，我輩祇有遠走他鄉了。」稍頃少媳復蘇，此後未再有他故。

論語記述孔子不談反常的怪異、勇力、悖亂、和不容易明瞭的鬼神等事，以其不合正理，不足為信。像我所說的這段「辰州之符」的往事，正是所謂怪異之事，祇是我實在是親目所見，親耳所聞。但人世間果真有山魃作祟？又真有「辰州符」能治之？誠然不是尋常事理所可推究的。